

通鑑明紀

一
函
六
冊
函

明紀卷第二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養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孝宗紀二

治十七年甲寅訖

起弘治十七年甲寅訖

二年己未凡六年

七年春正月辛亥改作肅州嘉峪關額曰鎮西 二月甲子以去年冬孝陵風雷之變遣使祭告修省求直言命內外慎刑獄決輕繫 馬文升以太子年及四齡當早諭教請擇醇謹老成知書史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動止悉導之以正若內庭曲宴鐘鼓司承應元宵鼇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佛老之教尤宜屏絕恐貽惑心志帝深納之 工部尙書賈俊致仕俊廉慎居工部八年中官奏修沙河橋請發京軍二萬五千人及長陵五衛軍助役內府寶鈔司乞增工匠浙江及蘇松諸府方罹水災而織造錦綺至數萬匹皆執奏得寢工部政務與內府監局相表裏而內官監專董工役職尤相關俊不爲所撓工役大省南京禮部尙書劉璋代爲工部亦數有爭執名亞於俊 王越屢疏訟冤詔復左都御史致仕 顧溥鄧廷瓚等分五路刻期並進副使吳倬遺趙苗詐降誘也富架入寇伏兵禽其父子官軍乘勝直搗其巢連破一百一十餘寨生繫長脚以歸羣蠻震懼癸巳廷瓚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其人皆世祿自用其法恣虐激變苗民亂四十餘年今元凶就除非大更張不可請改爲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治庶可久安因上善後十一事帝悉從之 戊申兩畿捕蝗 夏五月甲辰陳銳及太監李興同劉大夏治張秋決河 設貴州都勻府於都勻衛城升麻哈長官司爲麻哈州九名九姓獨山州長官司爲獨山州改清平長官司爲清平縣並屬府兼領都勻等長官司 初白昂請開高郵裏河六月工成賜名康濟 秋七月乙巳京師地震 丙午工部侍郎徐貫巡撫副都御史何鑑經理南畿水利 阿黑麻遣使叩關求貢詭言願還陝巴及哈密乞朝廷亦遣其使者張海等以聞請再降敕宣諭廷議言先已降敕今若再降有傷國體宜令海等自遣人往諭不從命則仍剪前使盡驅新使出關永不許貢仍檄罕東赤斤諸部相機進討又言陝巴被虜辱罵可知即使復還勢難復立宜革其王爵居之甘肅今都督奄克李刺總理哈密事與回都督烏亦虎仙哈刺灰都督拜迭力迷失等分領三種番人且修葺苦峪城塹凡番人散處甘涼者令悉還其地給以牛具口糧若陝巴未還不必索取從之 馬文升謂復哈密非許進不可乃薦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南京太常寺卿陳音卒音貫經術於世故璫屑事多不解方爲翰林時論者以學問該博稱程敏政文章古雅稱李東陽性行真純稱音各爲一時冠 徐溥等以詔赦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八月擢李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敕 九月丁亥以水災停蘇松諸府所辦物料畱關鈔戶鹽備振 蔣琮與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廣

洋衛指揮石文通相許連敗百人文通奏琮僭侈殺人掘聚寶山傷皇陵氣及毆殺商人諸罪遣官按不服再遣司禮太監趙忠大理寺少卿馬中錫往一訊得實應天府尹樊瑩初若不爲異者琮現知大喜及奏上入其傷山脈事性除名琮下獄免死充孝陵淨軍 興王祐杭之國安陸馬文升言今民田日稅四五其輪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麻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修塞決口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陝防邊供饋饑餉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內外諸司省繁費寬力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敝少蘇更乞崇正學抑邪術以清聖心節財用省工作以培邦本詔下所司詳議是時倪岳亦言諸王府規制宏麗踰永樂宣德之舊請頒成式諸役費動以數十萬計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禮部尙書重軒復陳工役之苦帝皆納其言然不能盡從也湖廣按察使林俊言德安安陸建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撫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欄諸著爲例不從 李興至山東肆威虐勢辱按察使冬十月副使楊茂元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費白金諸臣初祭河天邑陰晦帛不能然所焚之餘宛然人面且耳目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豈偶然乞召還與及 尋委劉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陰令后戚家威權太盛假名姓肆貪暴者不可勝數請加禁防以消變異畫工藝士宜悉放還山東既有內臣鎮守復令李全鎮臨清宜撤還疏入山東撫按勘茂元守陳之子也 改鎮遼金容金達長官司爲鎮遼州設流官 十一月壬子京師地震時南京地亦震御史宗彝等請召用彭韶何喬新強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不報 劉大夏濬儀封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潁川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出陳畱至歸德分爲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毫渦河俱會於淮然後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掃且合且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築長堤起胙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互三百六十里又築金龍等口新堤起于家店歷銅瓦廂東橋抵小宋集凡百六十里水大治十二月庚午帝遣行人齋羊酒往勞改張秋爲安平鎮甲戌大夏等言決口已塞河下流北入東昌臨清至天津入海運道已通然必築黃陵岡河口導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爲運道久安之計廷議如其言 張海縱謙見敕書將棄陝巴甚喜卽逐土魯番貢使羈其前使百七十二人於邊閉嘉峪關繕修苦峪城令流寓番人歸其地拜疏還朝言官交章劾海謙經略無功下獄貶秩 己卯振甘涼被兵軍民給牛種 免北京河南湖廣陝西山

西被災稅糧 太監李廣以符錄禱祀羣帝因爲奸弊矯旨授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耿裕言先有詔文官不由臣部推舉而傳乞除授者參送法司按治今御用監匠人李綸等以內降除用不信前詔不可給事中呂獻等皆論奏裕亦再疏爭不聽廣復導帝遊西苑侍講學士王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反覆規切帝爲動容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少詹事王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帝命中官賜食勞焉

八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太皇太后不豫免慶成宴 致仕刑部尚書彭韶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韶嗜學公暇手不釋卷 小王子犯涼州壬子甘肅總兵官劉璽與戰抹山墩禽斬五十餘相持至暮收輜重南行寇復來襲禽其長一人明日參將顏玉來援副將陶楨兵亦至寇乃遁俘其羸弱獲馬駝牛羊二千 許進洺鎮告諸將曰小醜陸梁謂我不能深入耳堂堂天朝不能發一鏃塞外何以慰遠人諸將難之乃獨與劉璽謀厚結小列禿使以四千騎往殺數百人小列禿中流矢卒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戊午邸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文莊劉文泰往弔濬妻顧氏叱之出曰以若故使相公齡王公負不義名何甲爲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欲監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然議論矯激聞者駭愕 徐恪素剛正所至抑豪右祛奸弊以所部多王府持法尤嚴宗人多不悅平樂義寧王許恪減祿米改校尉諸事勘無驗詔與湖廣巡撫都御史韓文易任吏民罷市泣送數十里不絕屬吏以羨金贖揮之去至湖廣值岐王之國中使攜鹽數百艘抑賣於民爲恪所持阻不行其黨密構於帝 乙丑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入閣預機務遷方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 劉大夏築塞黃陵岡及金龍等口七處旬有五日而畢河上流復歸蘭陽考城分流南入於淮潰決之患少息運河上下無大患者二十餘年 三月壬辰免湖廣被災稅糧 己亥寧夏地震十二水聲如雷壞邊牆塋臺房屋壓傷人 帝之爲太子也太皇太后育之宮中省視萬方及是太后病瘍始愈詰諭羣臣曰自英皇厭代予正位長樂羣宗皇帝以天下養二十四年猶一日茲予偶患瘍皇帝夜籲天爲予請命春郊罷宴問視惟勤俾老年疾體獲底康寧以昔視今父子兩世孝同一揆予甚嘉焉 徐貫初奉命以主事祝萃自隨萃乘小舟究悉源委貫乃令蘇州通判張昇潛吳江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復開吳淞江並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於海開白茆港白魚洪鮎魚口洩昆承湖水由白茆港以注於江開斜堰七鋪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以達於海乃開湖州之漣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又開諸陡門洩漕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於大江又令浙江參政周季麟修嘉興舊堤三十餘里易之以石增濬湖州長興堤岸七十餘里夏四月甲寅工成凡修漕河港涇瀆湖塘陡門堤岸百十五

道役夫二十餘萬之功爲多 壬戌諭吏部都察院人材進退考察務得實跡不可偏聽枉人 乙丑封都督同知張延齡
爲建昌伯鶴齡之弟也 山東撫按言楊茂元所奏供億之費多過其實李興陳銳亦連章劾茂元妄詔遣錦衣衛百戶胡節
逮之父老遮道懇節乞還楊副使至下獄節遍叩中官備言父老懇冤狀中官多感動言者交論救部擬贖杖還職詔諱長沙
府同知謝病歸 始設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副都御史以布政使金澤爲之 五月己丑免南畿被災秋糧 進陶魯湖
廣右布政使魯言身居兩廣而官以湖廣爲名於事體非便乃改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領嶺西道事人稱之爲三
廣公 國子監祭酒林翰言監生少不敷撥懇請開科貢倪岳言科舉已有定額不可再增請增歲貢人數而定諸司
懸事須日月滿方與更替使諸生坐監稍久選人亦無壅滯從之 六月西北別部野乜克力其長曰亦刺思王曰滿哥王曰
亦刺因王各遣使款肅州懇乞貢且互市許進劉壺爲請馬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卻之 秋七月丁亥封宋儒楊
時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 府江永安諸獠亂閏珪調兵十萬分四哨往討戊子副總兵歐磐自象州修仁直搗陸峒所向摧
破已偕諸軍連破山峒百八十斬首六千有奇 馬文升以阿黑麻桀驁欲大創之以指揮楊翥熟悉番情召詢以方略翥備陳
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問道兼程進可得志請於帝敕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
副總兵彭清將之隸許進往討 太皇太后春秋高思一見崇王見澤帝特敕召之倪岳言數年來三王之國道路供億民力
殫竭今召王復來往返勞費兼水溢旱蝗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王入朝雖有故事自宣德來已鮮舉行英宗復辟襄王奉詔
來朝雖篤敬敘之恩實牽疑議之隙非故事也徐溥亦以爲言帝重違太后意不允旣而言官交章及之乃請於太后事得已
八月癸亥以四方災異數見敕羣臣修省 改馬湖府爲流官知府安氏自唐以來世有馬湖至是一方始靖 冬十月占
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徐溥等言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無勞遣使萬一抗令則虧損國體問罪與師後患滋
大從之 倪岳以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於歲終類奏率爲具文十一月詳次其日月博引經史徵應勸帝勤講學開言路寬賦
役慎刑罰黜奸貪進忠直汰冗員停齋醮省營造止濫賞帝頗采納 己酉免直隸被災秋糧 許進厚結小列禿之子十六
阿歹使斷土魯番道無令東援牙蘭重犒赤斤罕東及哈密遺種之居苦峪者令出兵助討丙午彭清以精騎千五百前行劉
寧與中官陸閏統二千五百騎繼發十二月甲寅諸軍俱會羽集乜川薄暮大風揚沙軍士寒栗僵卧進出帳外勞軍有異鳥
悲鳴將士多雨泣進慷慨曰男兒報國死沙場幸耳何泣爲將士皆感奮夜半風止大雨雪歇以罕東兵未至欲待之進曰潛
跡速襲利在捷速兵已足用不須待也乙卯冒雪倍道進辛酉奄至哈密城下初馬文升授方略命進從間道往而進仍由故

道牙蘭遂遁去餘賊拒守官軍四面並進拔其城獲陝巴妻女賊退保土刺者八百人問之皆哈密種或欲戰之進不可令勿攻遣使撫諭之遂下分兵守諸要害而還 詔撰三清樂章徐溥等言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矯誣甚矣郊祀樂章皆太祖親製豈可雜以時俗詞曲臣等不敢奉詔且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欲其謀謨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臣竊謂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言莫違也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啟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願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竭駑鈍少裨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帝嘉納之 初榆林僅小堡屯兵備冬自移鎮後城隘弗能容巡撫延綏都御史熊繡請增築千二百丈從之繡練兵積粟邊政修舉 轡輶數入遼東諸處殺掠甚眾亦卜刺因王等入套駐牧小王子及脫羅干之子火篩相倚日強爲東西諸邊患

九年春正月戊戌吏部尚書耿裕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諡文恪裕坦夷諒直諸習朝章在秉銓無愛憎亦不徇毀譽自奉澹泊兩世貴盛而家業蕭然父子並以名德稱 中旨改徐恪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請賜罷黜帝慰留之 二月庚午免河南被災稅糧 辛未右通政使張瑛大理寺少卿馬中錫闕邊

四川巡撫都御史馬俊請追卹朱濂下禮部議復其官春秋祭葬所 三月鞏輶入宣府大同黃花鎮 哈密屢破遺民入

居者旦暮虔寇閏月阿黑麻復來攻固守不下始散去諸人自以窮窘難守盡焚室廬走肅州求濟邊臣以聞請給廩食處之內地葉淇不可曰是自貽禍也詔賜牛具穀種并發流寓三種番人及哈密之寄居赤斤者赴苦峪及瓜沙州耕牧以圖興復

王越結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給事中季源御史王一言等交章論命仍致仕 夏四月戶部尚書葉淇致仕其直亮

有執能爲國家惜財用每廷議用兵輒持不可 周經代淇爲戶部尚書時帝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譏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寬通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爲之少衰 岷王膺鉅不檢下武岡州知州劉遜裁抑之又欲損其歲祿膺鉅怒奏於朝戊子命遣錦衣官逮遜給

事中麗洋御史劉紳等言錦衣天子親軍非不軌及妖言重情不可輕遣遜所坐微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宜赦撫按

官體勘疏入忤旨下洋等四十二人紳等二十八人錦衣衛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滽請令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侍講學士楊

守陞貽書極詆滽失守陞守陳弟也御史張淳方奉使還恥獨不與抗疏論之儲巖及編修羅玘兵部主事何孟春進士劉麟

陸崑相繼爭滽亦帥九卿論救帝乃釋洋等皆停俸三月遜逮至下獄貶四川都司斷事 禮部左侍郎徐瓊與皇后家有連

南京吏部缺尙書廷推瓊詔加倪岳太子少保任之而以瓊代岳 都御史張敬華巡撫陝西製婚娶喪祭之式納民於禮妖僧據終南山爲逆廷議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辦此數華果以計縛僧歸 六月尹直表賀萬壽并以太子年當出閣上承華箴一篇引先朝少保黃淮事冀召對帝卻之 庚子免江西被災稅糧 甲辰朱暉襲封保國公承之子也給事中王廷言承功不當公朝議止予襲一世後皆侯詔可 秋八月壬寅免湖廣被災秋糧 時外戚競營私利周或與張鶴齡至聚眾相鬪都下震駭九月己酉屠瀟偕九卿言憲宗皇帝詔勦戚之家不得占據關津陂澤設肆開壓侵奪民利違者許所在官司執治以聞陛下踐極亦惟先帝之法是訓是遵而勦戚諸臣不能恪守先詔縱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貨都城內外所有之觀永樂間榜例王公僕從二十一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今助戚多者以百數大乖舊制其間多市井無賴冒名罔利利歸羣小怨叢一身非計之得邇者長監伯周或壽宦侯張鶴齡以瑣事忿爭喧傳都邑失戚里之觀瞻損朝廷之威重伏望綸音戒諭俾各修舊好凡有店肆悉皆停止更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擾商賈奪民利者聽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執治仍考永樂間例裁定勦戚家人不得濫收帝從之禁勢家侵奪民利 冬十月升毫縣爲州 初廣西宜山縣蠻民弗靖割其地屬思恩府土人不服數倡亂總督都御史鄧廷瓚奏置永順永安二長官司俾土人領之忻城縣有流土二知縣權不相統廷瓚復奏革流官土人羣保爲內官監主之遂獨任土官自是宜山東南棄一百八十四村西南棄一百二十四村忻城亦棄之臺議者以爲失策廷瓚又請復鎮安府之歸順峒爲州設土知州治之從之 十二月給事中楊廉請頒薛瑄讀書錄於國子監從之并賜瑄祠名曰正學 祀毛忠於甘州城東賜祠名曰武勇 初千戶吳能以女滿倉兒付媒者攜於樂婦張給曰周皇親家也後轉鬻樂工袁璘所能沒妻璘訪得之女怨母璘已謔言非已母璘與子劫女歸璘訟於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璘諾不遜哲答璘數日死御史陳玉主事孔琦驗屍瘞之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冤於鵬而令張指女爲姝媒者遂言璘女前鸞周皇親家矣奏下鎮撫司坐哲爵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獄索女周或家無有復命府部大臣及給事御史廷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玉琦及璘母女當杖刑部典吏徐珪抗疏言璘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拷璘使誣伏鎮撫司共相蔽欺陛下法令司錦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至鞠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僅擬杖哲等無罪反加以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見鞠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有稱校尉誣陷者有稱校尉爲人報讐者有稱校尉受首惡賊而以爲從令旁人抵罪者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上干天和災異迭見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及此女於市謫鎮撫司官戊極邊進哲爵琦玉各一階以洗其冤則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如不罷東廠亦

當推選謹厚中官如陳寬章泰者居之仍簡一大臣與共理鎮撫司理刑亦不宜專用錦衣官乞推選在京各衛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蒞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則巡捕官校當無有作好擅刑誣及無辜者矣臣一介微軀左右前後皆東廠鎮撫司之人與其死於此輩孰若死於朝廷願斬臣頭以行臣言雖死不恨帝怒下都察院考訊都御史閔珪等抵以奏事不實贖徒遣役帝責其狀皆上疏引罪奪俸有差珪贖徒畢發爲民旣而麗洋等言哲等獄詞覆奏已餘三月繫獄者凡三十八人乞早爲省釋乃杖滿倉兒送浣衣局哲爲民歸及琦玉俱贖杖還職

十年春正月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爲東宮莊周經等劾瑄違制下詔獄已而帝從鎮撫司言遣官勘實經等復爭之曰太祖太宗定制閒田任民開墾若因奸人言而籍之官是土田予奪盡出奸人口小民無以爲生矣旣而勘者及巡撫都御史高銓言閒田止七十頃悉與民田錯於是從經言仍賦之民治瑄罪赦諸王輔導官毋導王奏請 置太倉州於太倉衛城析崑山常熟嘉定三縣地益之 帝自八年後視朝漸宴李廣以燒煉齋醮龍二月徐溥等上疏極論曰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常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士疎遠邪說得行近聞有以齋醮修煉之說進者宋徽宗崇道教科儀符籙最甚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殞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敬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爲言唐臣李絳有云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晏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歛百出士馬罷敝閭閻困窮愁歎之聲上干和氣致災或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與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絀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帝頗感動 大計京官楊守陟方掌翰林院事疏言臣與掌詹事府學士王鏊俱當聽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屬員進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坐堂上退而聽考又當候階下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宴班四品上車駕臨雍坐彝倫堂內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與考察則學士亦不應與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此始 三月辛亥以早籮修省求直言 觀政進士孫鑾言近諫官以言爲諱而排寵倖觸權奸者乃在胥吏臣竊羞之請定建言者爲四等最上不避患害抗彈權貴者其次揚清激濁能補闕拾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神軍國皆分別擢敘而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庶言官知警不至曠瘼時不能用 戶部主事胡燿言中官李廣楊鵬引左道劉良輔輩惑亂聖聰濫設齋醮耗蠹國儲而不肖士大夫方昏暮乞憐於其門交通請託陰盛陽微

災何由弭因極陳厥職方士傳奉亢員之害疏畱中 甲子帝御文華殿召見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盍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退自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 先是有詔以下旬御經筵楊廉言故事經筵一月三舉苟以月終起以月初罷則進講有幾且經筵起而後日講繼之今遲一日之經筵卽輟一句之日講也報聞 張鶴齡兄弟出入宮禁嘗侍內庭宴帝如廁鶴齡倚酒戴帝冠他日復窺御帷長隨何鼎持大瓜欲擊之奏言二張大不敬無人臣禮皇后激帝怒下鼎錦衣衛獄問主使曰有問爲誰曰孔子孟子也龐泮言鼎狂直宜客楊鵬戴禮得罪先朝乃眞緣人司禮監害非小會御史黃山張泰等亦以爲言帝怒詰外廷何由知內廷事令對狀停泮等俸半歲周經及主事李昆進士吳宗周復疏救帝以后故俱不納后竟使李廣杖殺鼎 夏四月給事中葉紳陳八事劾尙書徐瓊童軒侯璜侍郎鄭紀王宗彝巡撫都御史劉璈張誥張岫等二十人乞賜罷斥又劾李廣八大罪詆陛下以燒鍊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爲太子立寄壇而興煖疏之說罪二撥置皇親希求恩寵罪三盜引玉泉經繞私第罪四開倖門大肆奸貪罪五太常崔志端眞人王應禕輩稱廣爲教主眞人廣卽代求善官乞賜玉帶罪六假果戶爲名侵奪畿民土地幾至激變罪七四方輸納上供威取勢逼致民破產罪八內而皇親駙馬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守稱之爲公陛下奈何養此大奸於肘腋而不思驅斥哉御史張縉等亦以爲言不聽 時廷臣所上封事經月不報而言官論救何鼎待罪者久徐溥等以爲言乃悉下諸章而罷諸言官弗問 五月徐溥以年滿七十求退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戊辰小王子犯潮河川指揮劉欽等二十七人戰死已巳犯大同鎮兵禦之亦敗積時京師民訛言寇近邊兵部請榜諭給事中屈伸言若榜示人心愈驚昔漢建始中都人訛言大水至議令吏民上城避之王商不從頃之果定今當以爲法事遂寢 六月己卯戶部侍郎劉大夏兵部侍郎李介並兼左食都御史督理宣府大同軍餉周經謂大夏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爲私利公毋以剛買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合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欲牟利無所得不兩月儲積充羨介至大同寇已退乃大修戎備察核官田牛具錢還之軍俾償所連馬價邊人亦感悅 秋七月癸丑都督楊玉帥京營軍備永平封王清爲崇善伯源之弟也 火篩犯甘肅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屠瀋以王越名上冬十月詔起原官加太子太保總制甘涼邊務兼巡撫越言甘鎮兵弱非藉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解巡撫事從之 諸番以朝廷閉關絕貢不得入咸怨阿黑麻阿黑麻悔十一月庚子歸陝巴及哈密之眾乞通貢如故廷議謂無番文不可職許必令具文乃從其請陝巴前議廢令使

暫居甘州俟眾頭目俱歸心然後修復哈密城聖令復舊業從之尋令王越兼經理哈密 初黔國公沐琮無子撫從孫崑爲後琮卒崑當嗣西平侯雲南守臣言雲南人知黔國公不知西平侯侯之恐爲所輕帝以爲然令嗣公佩印如故自是遂爲故事 工部主事盛應期轄濟寧諸福李廣家人市私鹽至濟寧畏應期投鹽水中去會南京進貢內官誣應期阻薦新船廣從中構之逮應期及主事范璋下錦衣衛獄璋堯衡河亦忤中貴者也獄具並降邊方驛丞 析湖廣房縣之潭頭坪置保康縣 免南嶽山西陝西被災稅糧振山東四川水災

十一年春二月己巳小王子遣使求貢 布政使陶魯卒魯善撫士多智計謀定後戰鑿池公署後爲亭其中不置橋夜則召部下計事以板度一人語畢令退如是凡數人乃擇其長而參用之賊善偵終不得要領歷官四十五年始終不離兵事大小數十戰斬敵二萬有奇奪還被掠及撫安復業者十三萬有奇兩廣人倚之如長城嘗言治寇賊化之爲先不得已始殺之耳每平賊卒置縣建學以興教化 三月己亥皇太子出閣就學大臣請選正人爲官僚乃以王鏊兼諭德改侍讀楊廷和爲中允侍講梁儲爲洗馬編修蔣冕兼校書修撰毛紀等同侍講讀謝遷上疏勸太子親賢遠佞勤學問戒逸豫東宮宦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掌詹事吏部侍郎吳寬等言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誦讀古人八歲就傅卽居宿於外欲離近習親正人耳庶民且然況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夏五月戊申甘肅參將楊勦敗小王子於黑山 秋七月己酉王越分兵三路襲小王子於賀蘭山後敗之斬四十三級獲馬駝百餘 河決歸德管河員外郎謝緝請亟塞決口過黃水入徐以濟漕挑沁水之淤使入徐以濟徐呂二洪從之 癸亥徐溥致仕 八月虜人遼東都指揮王臣戰死 析廣東新會縣地置新寧縣 癸未振祥符民被河患者 九月王越言哈密不可棄陝巴亦不可廢宜仍其舊封令還哈密量給修城築室之費犒賜三種番人及赤斤罕東小列秃七克力諸部以獎前勞且資後效報可 先是倉場監督內官依成化末年例裁減及是帝復增用少監莫英等三人周經上疏力爭帝以已遣不聽 冬十月丙寅命工作不得役園營軍士 先是李廣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又詔修乾清宮西室役軍九千人計費百餘萬何孟春抗疏極諫不聽及毓秀亭成功公主殤甲戌夜清寧宮災日者言廣建亭犯歲忌太宗太后移居仁壽宮悲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飲死劉健李東陽謝遷疏言古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向來奸邪熒惑聖聽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元惡殄喪聖心開悟而餘慝未除宿弊未革伏願奮發勵精進賢黜姦明示賞罰凡所當行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貽後悔司設監爲廣請祭葬祠額健等力諫乃罷葬費祠額

弗給 丁亥敕羣臣修省求直言罷明年上元燈火 御史胡獻言屠捕爲吏部尙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交通李廣得之
廣得售奸由陛下議政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恒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願陛
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勒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人四千兩又各占斗級二三百人使
納月錢夫監督倉儲自有戶部焉用中官願賜罷遣京操軍士自數千里至而總兵坐營等官各使分屬辦納月錢乞嚴革以
蘇其困陛下遇災修省去奢求言諫官及郎中王雲鳳主事胡燦皆有論奏語中不報雲鳳尋得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
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興革者卽見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逆者但爲內戚中官泄實報怨如御史武備忤壽寧侯張鶴齡及
太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韋泰皆爲校尉推求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之異日必爲所陷
然臣弗懼也 檢討劉瑞請罷醴壇時召內閣講官延訪治道又言李廣門下內臣宜悉治罪前太監汪直先帝罪人今來謁
用當斥遠之副使楊茂元郎中王雲鳳以直言獲罪宜召復其官京師之萬春宮興濟真武廟壽寧侯第在外之與岐衛雍汝
涇諸府土木繁興宜悉罷不急者都勻之捷鄧廷瓚冒其功賀蘭之征王越啟其釁請追正欺妄之罪報聞 給事中董蘭言
六事極論中官梁芳陳喜汪直輩與先以罪擯斥復賈錄還京其罪不可赦吏部遵詔書請擢用建言註誤諸臣而明旨不盡
從非所以示信失儀被糾請免送詔獄畿內征徭繁重富民規免他戶代之宜釐正章下所司 帝疑李廣有異書使使卽其
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
怒下法司究治且命言官指名劾奏諸交結者走張鶴齡求解羅玘言大臣表正百僚今若此固宜置重典然天下及四裔皆
仰望之一旦指名暴其惡敢違人慢朝廷心言官未見籍記憑臆而論安辨玉石一經攻摘且玷終身臣請降敕密諭使引疾
退或斥以他事庶不爲朝廷羞而仕路亦清南京給事中楊廉御史洪遠等交章劾玘妄言亂聽且言尙書屠滸白昂必不可
不去帝竟從玘言 十一月壬子免陝西織造羊絨 閏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雍正祐檮乞衡州稅課司及衡陽縣河泊所
周經言不可許帝納之命自今四十稅課王府不得請 胡獻之上書也張鶴齡及韋泰各疏辨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
賀彬貪贖八罪彬亦許易帝遂下獄易錦衣衛獄南京守備魏國公徐備上書救不聽謫獻藍山縣丞久之釋易備欽之孫也
初大同總兵官神英副總兵趙昶等因馬市令家人以違禁絲綉易馬番人因闖入私易鐵器既出塞復潛兵掠蔚州陷馬
營轉剿中東二路英等擁兵不救巡撫劉瓛鎮守中官孫振又不以實聞已而事發吳世忠往勘上疏備陳大同邊備廢弛士
卒困苦之狀因極言英瓛等貪利畏敵蕩無法度英落職瓛振召還昶及游擊劉淮參將李璵等俱逮問 乙酉罷福建織造

綵布 言官劾李廣黨皆及王越越聞憂恨十二月卒於甘肅太傅諡襄敏越委表奇偉人歷邊陲知敵情偽將士勇怯出奇制勝動有成算獎拔士類籠罩豪俊其膽智過絕於人睦族敦舊振窮卹貧如恐不及越在時人多咎其貪功及其死而將餒卒情冒功糜餼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 庚子禁中外奢靡踰制 巡撫順天都御史洪鍾建議增築塞垣自山海關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二百七十所悉城隸邊諸縣因奏減防秋兵六千人廣省輓輸犒賚費數萬計鍾又以所部潮河川去京師二百里居兩山間廣百餘丈水漲成巨浸水退則坦然平陸寇得長驅直入上言闕以東三里許其山外高內庫約餘二丈可鑿爲兩渠分殺水勢而於口外斜築石堰以束水置閘堰內守以百人使寇不得馳突可免京師北顧憂且得屯種河壩地馬文升等覆奏行之 壬子以清寧宮災詔赦天下 虜寇遼東都指揮劉剛戰死免山西陝西南畿廣東廣西被災稅糧 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浙鹽課二萬引周經等言鹽筴佐邊不宜濫給且祖宗朝織染諸局供御有常數若曰取用有加則江南兩浙已例外增造若曰工匠不足則仰食公家不下千餘人所爲何事是知供用未必缺而徒導陛下以勞民傷財之事也帝不從經恐歲以爲常再疏請斷其後乃命歲予五千引

十二年春正月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免慶成宴 先是南北言官指陳時政頗有所論劾一切皆不問國子監生江瑋劾劉

健李東陽杜抑言路帝慰留健東陽而下瑋於獄健東陽力救得釋 二月壬辰免山東被災夏稅 戊申嚴左道惑眾之禁

李東陽與典諸敕侍郎程敏政主會試舉人徐經唐寅預作文與試題合給事中華景劾敏政輕題詔展放榜期敏政母再

閱卷其所錄者東陽及同考官覆校經實卷皆不在選中東陽以聞言者猶不已林廷玉攻敏政可疑者六事景經寅及敏政

先後下獄坐經嘗覓見敏政賄其家僮得試題實嘗從敏政乞文並黜爲吏敏政勒致仕景言事不實調南京太僕寺主簿廷

玉謫海州判官敏政出獄憤恚發癰卒或言傳諭欲奪敏政位令景奏之事秘莫能明也初景等下法司白昂閔珪據舊章合

六科共鞫東廠言給事中胡易等皆景同僚不當與訊得旨下錦衣衛獄比景獄成胡易等猶被繫大臣以爲言始令復職寅

江南才士舉鄉試第一既黜歸益放浪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陽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年五十四

而卒 初王驥平麓川與之約誓非總兵官符檄不得渡金沙江及張誥等討孟密調孟養思陸兵戮力思陸遂遣大陶孟倫

索帥蠻兵象馬過江已襲據騰衝之蠻莫又合木邦兵攻孟密鎮守金騰太監吉慶貪暴爲請朝貢三月雲南巡按御史謝朝

宣言蠻莫乃水陸會通之地蠻方器用咸自此出江西雲南大理通逃之民多赴之宜裁金騰添設太監嚴鎮夷關守備驅思

陸令歸江外移騰衝司於蠻莫并木邦孟密不得窺伺乃爲萬全之策詔下鎮巡官議之 夏四月癸巳敕宣大延綏備邊

田州土知府岑溥爲子琥所弑琥亦自殺次子猛方四歲溥母岑氏及頭目黃驥護之赴制府告襲歸至南寧頭目李蠻來迎驥慮蠻奪己權殺其使蠻帥兵至舊田州驥懼誣蠻將爲變乃調思恩岑濬以兵納猛濬受驥賄納其女挾猛約分其六甲地北至田州蠻拒不納驥以猛奔思恩幽之鄉廷瓚檄副總兵歐警攝濬久乃出猛置於會城得奏命猛襲知府驥濬要泗城岑接東蘭韋祖鎰各起兵攻蠻接祖鎰入田州殺掠八百餘人驅之溺水死者無算濬攻舊田州據之殺掠五千餘人蠻逃去驥及參政武清詣田州勘治督兵送猛還府前禮部主事楊循吉應詔馳疏請復建文帝尊號下禮部議格不行免湖廣江西被災稅糧五月戊寅免南畿被災秋糧六月甲辰闕里先聖廟災衍聖公孔以和方在朝故衍聖公以敬帥子弟奔救素服哭廟蔬食百日以和還亦齋哭如居喪詔遣侍讀學士李傑慰祭秋八月免河南南畿被災夏稅遼東總兵官李景與巡撫都御史張玉鎮守中官任良掩殺三衛冒功三衛訴於朝命副都御史顧任往勘國子監缺祭酒部議起謝鐸帝素重鐸擢禮部右侍郎管祭酒事鐸屢辭不許初普安州土判官隆暢妻死娶霑益州土知州安民女米魯爲後妻已而出之暢老子禮襲與暢不相能米魯居父家與營長阿保通因令阿保諷禮迎己禮遂與阿保同蒸米魯暢聞怒立殺禮燬阿保寨阿保挾米魯與其子阿鮮等攻暢暢走雲南貴州總兵官東寧伯倭俊巡撫都御史錢鉞和解之米魯於道中毒暢死九月壬午與阿保探寨反暢妾適烏與二子別居安南築寨圍之又別築三寨於普安令阿鮮等防守名所居寨曰承天自號無敵天王出入建黃纛官兵不能制倭禮之孫也致仕大學士徐溥卒贈太師諡文靖溥凝重有度在內閣十二年從容輔導人有過輒爲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帝仁厚多納溥等所言天下陰受其福石城王宸浮與母弟宸浦庶兄弟宸濠宸濬互訐奏得其淫縱殺人事宸浮宸浦並革爲庶人宸濠宸濬奪祿甲申重建清寧宮成太皇太后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讚劉健等諫不聽冬十一月太皇太后遷居清寧宮帝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嘗遣中官齋眞武像建醮武當山使使詣泰山進神袍或白晝散燈市上劉健等皆力諫帝重違兩宮意不聽長寧伯或有賜田侵及官地有司請釐正之帝不許太皇太后曰奈何以我故亂皇帝法使歸地於官岑濬之攻田州也以間劫龍州奪其印納故知府趙源妻岑氏又匿黃驥於家濬嘗築石城於丹良莊屯兵千餘人截江道以括商利帥府令毀之不聽歐警自田州還乘便毀其城濬帥兵來拒殺官軍二十餘人官軍敗之俘其目兵九人卒夷其城鎮巡官檄濬受撫并令反侵地罪首惡納龍州印并官私財物不聽於是鄧廷瓚言濬罪惡宜調官土兵分哨逐捕按問其田州岑猛亦宜乘此區畫降府爲州毋基異日尾大之患從之給事中張時行陳初政漸不克終八事初汰傳奉官殆盡近匠官張廣寧等一傳至百二十餘

人少卿李綸指揮張玘等再傳至百八十餘人異初政者一初追戮繼曉逐番僧佛子近齋醮不息異初政者二初去萬安李
洽覃朝彈夕斥近被劾數十疏如尙書徐瓊者猶居位異初政者三初聖諭有大政召大臣面議近上下否隔異初政者四初
撤增設內官近已還者復去已革者復增異初政者五初慎重詔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陳情乞恩率俞允異初政者六初令兵
部由舊章有妄乞陞武職者奏治近乞陞無違拒異初政者七初節光祿供億近冗食日繁移太倉銀賒市鹽物異初政者八
帝下所司 十二月建陽縣書坊火



明紀卷第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養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孝宗紀三 治十八年乙丑凡六年

十三年春正月給事中許天錫言去歲關里孔廟災今茲建安又火古今書版蕩為灰燼關里道所從出書林文章所萃聚也春秋書宣榭火說者曰榭所以藏樂器也天意若曰不能行正令何以禮樂為禮樂不行天故火其藏以戒也頃師儒失職正教不修上之所尚者浮華下之所習者枝葉災變之作似欲一掃積習宜因此遣官臨視刊定經史有益之書其餘晚宋陳言如論範論學策略策海文衡文體主意講章之類悉行禁刻其於培養人才實非淺鮮所司議從其言就令提學官校勘報可

二月戊子免山西被災稅糧 刑官止言洪武未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有罪減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遺姦列聖因時推廣於是乎有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已私律役格不用宜及時詳定庚寅白昂等會九卿議增歷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條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議九卿執奏乃不果改自是律例並行網亦少密 初帝以肅寧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張鶴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下巡撫都御史高銓勘報銓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王府勸賦莊田例畝徵銀三分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灘地周經抗章執奏命戶部侍郎許進太監朱秀覆勘經言地已再勘今復遣使徒滋煩擾晉太祖以劉基故減青田賦畝徵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興濟篤生皇后正宜卹民減賦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銜怨無已也頃之進等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柏權及民恆產不可奪帝竟予鶴齡如其請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經等復諫曰東宮親王莊田徵稅自有例鶴齡不宜獨優權先帝妃家亦戚晚也名雖償直實乃奪之天下將謂陛下惟厚椒房親不念先朝外戚帝終不納 乙未嚴旌舉連坐之法 獐賊劫平樂府魏橋殺推官吳景暉

夏四月勒任良同京李杲張玉致仕 甲午彗星見 火篩自大青山數道入威遠衛游擊將軍王杲登城望之見敵止二十餘曰失此不擊令他人分吾功都指揮鄧洪固止之不聽敵誘杲入伏中騎七千餘噪而出橫突官軍陳離為五亡軍士千餘神將死者五十二人參將秦恭副總兵馬昇列營甚近逗遛不敢進杲遂大敗乙巳陳銳為靖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金輔監軍許進提督軍務禦之杲等皆論死巡撫都御史洪漢總兵官王璽奪官請戍有差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丙辰召劉健等至平臺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等三人而召顧溥督團營時帝視朝頗晏健等以為言帝領之詔填之第也 火篩復以五萬餘騎入大同左衛陳銳無將略與副總兵劉寧不協止諸將毋戰敵大掠八日癸

亥游擊將軍張俊遣兵三百邀其前復分兵三百爲策應而親禦之荆東莊依河結營力戰敵始卻帝聞大喜立擢俊都督僉事代王璽爲總兵官 吳世忠言國初設七十二衛軍士不下百萬近軍政日壞精卒不能得一二萬人此兵足憂也太倉之儲本以備軍近支費日廣移用日多倘與師十萬搞賜無所取給此食足憂也正統己巳之變尙有石亨楊洪邇所用李景旼與趙景釗淮之屬先後皆敗令王璽馬昇又以失事告此將帥足憂也國家多事大臣有以鎮之邇者忠正多斥貪庸獲存既鮮匡濟之才又昧去就之節安能懾強敵壯國勢乎此任人足憂也政多舛乖民日怨咨京軍敝力役京民苦催科畿甸觀恩尤切顧使不樂其生至此臨難誰與死守此民心足憂也天變屢徵火患頻發雲南地震壓萬餘家大同馬災路二千匹此天意足憂也願順好惡以收人心肅念慮以回天意遣文武重臣經略宣大以飭邊防策免諸臣不肖者而起素有才望如何喬新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華林俊諸人以任國事則賊將望風遠遁而邊境可無憂矣帝以多言詆毀切責之 工部尙書徐貫刑部尙書白昂戶部尙書周經禮部尙書徐琰吏部尙書屠滸並致仕編修吳一鵬上疏請雷經不聽廷推馬文升代蒲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又升不可帝亦以爲然六月召倪岳爲吏部尙書而加文升少傅 甲申免江西被災秋糧停山陝采辦物料 給事中御史劾陳銳金輔玩寇庚子召還朱暉及太監扶安往代益兵禦寇 侍郎史琳爲右都御史經略紫荆關秋七月起劉大夏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敢使及門攜二童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 己巳京師地震 鄆縣民得玉璽陝西巡撫都御史熊翀獻之朝禮部尙書傅瀚等言秦璽完毀具載簡冊今所進璽形色蒙紐皆不類蓋後人做爲之且太祖製六璽列聖相承百三十餘載天休適至受命之符不在秦璽請姑藏內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 初周世子安濊與弟平樂王安泛義璽王安濊爭漁利置囹圄刑具集無賴爲私人其父惠王同鑑戒之不從惠王薨羣小交構安濊奏安泛壞社稷擅營私第安泛亦誣奏安濊諸陰事頃之安濊卒子睦構幼安泛侵世子妃安濊亦許妃出不正其子不可嗣命太監魏忠刑部侍郎何鑑按治安泛懼益誣世子毒殺惠王世子妃淫亂鑑等奏其妄八月廢安泛爲庶人幽鳳陽安濊亦革爵 辛卯振江西水災 九月復置陝西靈州於河口靈州所城直隸布政司 行人王雄上疏極言朱暉不足任且請罷中官監督以重將權中官謂雄阻軍下錦衣衛獄謫溧陽縣丞 冬十月戊申兩京及鳳陽府地震 小王子諸部寇大同 十二月辛丑火飾寇大同南掠百餘里張俊不能禦命戴罪尋移俊鎮宣府 馬文升以懷憤不足請加南方兩稅折銀謝遣曰先朝以南方賦重故折銀以寬之若復議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國在節用度無節雖加賦奚益倪岳亦爭之議遂寢 小王子部入居河套犯延綏神木堡鎮巡官俱得罪